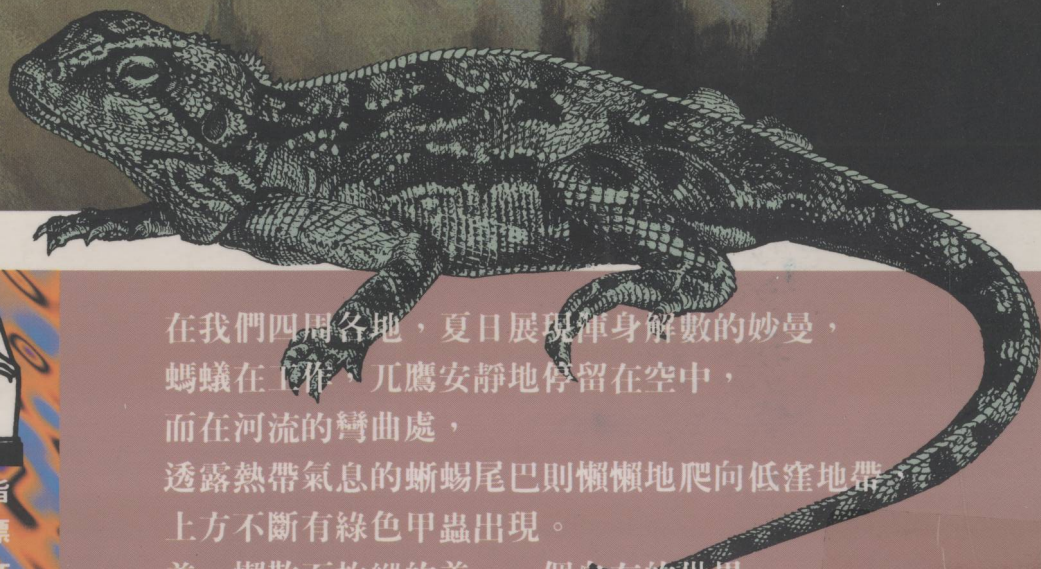




自然手札

夏之卷

D.C.皮阿提◎著
陳蒼多◎譯



在我們四周各地，夏日展現渾身解數的妙曼，
螞蟻在工作，兀鷹安靜地停留在空中，
而在河流的彎曲處，
透露熱帶氣息的蜥蜴尾巴則懶懶地爬向低窪地帶，
上方不斷有綠色甲蟲出現。
美，懶散而放縱的美，一個自在的世界，
不去想及冬天，生活太充沛有力，不會記得死亡。



指
標
文
庫

指標文庫⑫

自然手札——夏之卷

D・C・皮阿提
陳蒼多

譯序

陳蒼多

喜愛讀書的人也許看過或聽過一些精於描述大自然的作家所寫出的傑作，例如哈德遜（W.H.Hudson）的《綠廈》，曾拍成電影，使我童年的樸素心靈甚為著迷。還有法布爾（Fabre）的《昆蟲記》，描寫螞蟥的情節真是呼之欲出。再有就是比利時戲劇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k）對於蜜蜂生活的觀察也是文壇上卓有名聲的。皮阿提（D.C. Peattie）這部《自然手札》正是可以媲美上述大自然作品的經典作品。

皮阿提於一八九八年生於芝加哥，父母是文人與知識份子。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曾修讀植物學，後來家庭遷到紐約，有一天他到老家做最後一次瞻仰時，手臂挾著一本《北美植物手冊》，他看著高大的橡樹就要遭受砍伐，以便使林地變成房地，於是他開始在那本植物手冊中去追尋橡樹的高貴家系。就這樣，他注定要成為一位植物學家，他的心路歷程可以在這部《自然手札》以及《一位自然學家之路》中找到一些古老片羽。

《自然手札》(An Almanac for Moderns) 以優美的文字、高貴的心靈描述自然界的現象，以悲天憫人的心情關心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其間智慧的火花不時閃爍在細心的觀察和動人的感觸之中。在他的筆下，蝌蚪和螞蟥令人驚心動魄，酪農場令人著迷，偉大的自然學家的掙扎奮鬥令人肅然起敬。

《一生讀書計劃》的作者也是名書評家費迪曼，推介本書為適合於春季閱讀的作品，因此也適合夏、秋、冬季閱讀，並稱此書揭露了「生物學的詩」(The Very Poetry of Biology)。為十丈紅塵逼得喘不過氣的現代人，何不試試本書中得到一點自然的訊息與啟示？

本書以日記形式寫成，本來是一天一則，從三月二十一日開始，一共三百六十五則，並以星座為單位分成十二部份。費迪曼曾精選其中一部份，收於其所編的《我所喜愛的讀物》一書中，我曾將這部份先讀出，然而意猶未盡，又託我的學生在美國購得原書，全數譯出，終能一窺全豹，一償宿願。

曾寫過梭羅傳記的美國文評家約瑟夫·伍德·克魯齊(Joseph Wood Krutch)曾評論本書作者皮阿提說，「皮阿提了解了梭羅深信不疑的很多事物。他所寫的東西就是

文學……」《自然手札》所吸引我們的正是其中所透露的文學氣息與梭羅精神。但願此書的翻譯能夠勾起我們對於華爾騰湖畔的梭羅的一點緬懷……。

巨蟹座

六月二十一日

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

在這一天，在我有充分的理由感謝母親的這一天，也許可以容我表白一下一位自然學家的信仰。無論我心中天生就具備有什麼宗教的基本成份，這些成份通常都被認為是屬於泛神論——雖然我實際上並不準備去崇拜萬物。我能夠嚴肅地看待橡樹，好像它們是德洛伊僧侶（druid），但是，我跟任何的印度動物崇拜並沒有關係，所以我不完全是萬物有靈論者。在這個夏至的日子裡，我會喜歡為太陽點燃祝火；我一向都是最喜歡早晨的。我會很容易在心中崇拜一幅聖母畫像，或者有關女人與孩童的任何象徵，但是，我對於「象徵」的喜愛，不會像對於東西本身的喜愛。

一個人的真正宗教，是他會為之感到興奮的一種什麼，是他將會加以辯護的目標或主義，是他會因勝利而自然歡呼，或因受傷而大聲呻吟的那一剎那。有一次在法國，我歡欣地高叫出來，衝進房子，讓妻子嚇了一跳。她匆忙下樓來，要看看是什麼好運降臨

住在安內希河上方古老農屋中的我們。原來只不過是清新的白雪落在阿爾卑斯山上，為山巔戴上了純潔而發亮的頭飾。阿爾卑斯的各山在我看來，就像是諸神，立在我們屋後。要是這些山在我的妻子看來並不像諸神，那是因為她的宗教信仰比起我來，少了幾許的冰冷與隱秘。那天早晨剛好在科學史上，也是值得記憶的，因為科學界宣佈發現一顆新行星。此事也使我精神為之一振；我宣佈放假一天，乘著汽船環繞碧綠的湖泊一遊，我的小兒子很高興，我的妻子也透露出溫柔的縱容神情。

六月二十二日

如要在自然世界中獲得秩序，以及由秩序所帶來的信念，那麼有一個方法，即是要學會以「科」(family)的觀點去思考。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需要偉大的經驗；只要稍微練習，一個人就會對此事變得很直覺。我的孩子們就很容易把握這個想法。

薄荷有不規則的兩瓣花、四方形的莖，以及對生的葉，幾乎全都散發芳香，是人們可能想要的最勻整、獨立、自然、可喜的一「科」。你可以在瞬刻之間辨認出菖蒲——根據它包封的葉以及奇異的穗；黃花菖蒲是最完美的典型；幾乎任何的菖蒲嘗起來都有一種辛辣的味覺，就像薄荷的清新樟腦氣味那樣特殊；要不是嗅起來很香，通常就嗅起來很臭。十字花科植物——芥菜、水芹、蕪菁、莧菜——也形成完全自然的一群，有四個十字形花瓣，六個雄蕊，散發輕微辛辣的味道；有些「科」具有毒性，例如繖狀花科，葉子與葉柄像芹菜，有成簇的傘狀花；蘇格拉底與漢尼拔所喝的是毒芹。玫瑰科及屬下的荊棘、山楂與蘋果，其特徵是：天真而開放的繁花，透露酒味的果實——加上五

個花瓣、很多雄蕊、雌蕊以及刺。

以這種方式去思考既鬆散又大而化之，但並非不科學。每個自然學家都不斷利用清晰一如哈布斯堡家族下巴的「科」特徵。凡是不習慣自然分類的人請不要認為：植物或動物的「科」在等級或程度上對應於人類的氏族；其實「屬」才對應。「科」比較類似民族——在民族之中，「科」或族系，與同類的種族同屬一個範圍，就像在冰島中的情況一樣。

六月二十三日

有些花科的輪廓並不清楚，其名目下的花在外表上並不相似，並且僅僅其數目，就足以讓初學的人感到棘手。然而，鳥類並不如此。一個人不會很容易見到甚至三十科的陸地鳥類；如果你生活在海洋上，或生活在熱帶的佛羅里達，那麼數目會增加。如果有十種普通的品種，就算很大的科了，至少在世界上的這個部份是如此。品種數目驚人的唯一例外是鸚鵡，但在小地區中很少會有五十種的；就一般鸚鵡而言，二十種是最大極限了。鸛鳥或麻雀的種類是很多，但在鳴鳥中，也數牠們是最大的一科了。一個人不去研究野鴨、鷹、蒼鷺、秧雞以及海鷗，通常就已變成小專家了。

大部份的鳥科都是令人愉快的學習對象。例如，附近有五隻小鵪鶉，六隻輕盈而群居的燕子，十隻快樂的山鳥（屬於「新世界」），七隻忙碌的啄木鳥，以及四隻屬於鳥鴉科的大膽強盜鳥，牠們形成供人研究的迷人小群體。我只要提到牠們，任何人都會了解：牠們是清晰可辨的群體，其特點我們在成長期間都知道。動物學家描述各科鳥類的

那些實際方法，是初學者所無法了解的；這些方法是基於對骨骼進行顯微研究。業餘的人只要熟悉一「科」鳥類的表面的「樣子」以及外在的「樣子」（所幸很容易），還有其特殊的聲音或飛行方式，或者甚至僅僅其行為。只要你選定一種群體的鳥類去精通，你能夠很快從迷亂中理出秩序，並且也能夠經驗到身為專家的喜悅——這種喜悅本來是為最狂喜的科學家所保留的。

六月二十四日

如果我要專攻一科鳥類的話，我一定會以燕子做為開始。西部各州有更多種類的燕子，但是，這兒燕子的種類比較精簡，研究起來比較容易，也比較有趣。因此，要辨認燕子，實際上並不困難。穀倉燕子是鋼青色，胸部呈現發亮的肉桂銹色，腹部顏色較淡。崖燕與穀倉燕類似，但是前額有一片白色的部份，尾部沒有形成深深的叉形，喉部與臀部呈棕色。樹燕可以立刻從白色的喉部與腹部辨認出來；由於你幾乎總是從下面看到牠們，而牠們飛行時形成小漩渦，像樹葉一樣，所以你很少清楚看到牠們綠色的頭部與背部，因為在陽光襯托之下，這兩個地方似乎是黑色的。堤燕在外觀上甚至更加樸素：下身白色，上身灰色，而糙翼燕則是喉部與胸部也是灰色的。只有紫色的短喙燕需要親近牠們才能夠辨認——牠們是鋼青色，全身有顯著的紫色部份。

如此，一個人可能很容易精通這小群燕子，牠們有一些共同的科特徵，其中包括：喜歡在土洞中築巢，或者喜歡築起土巢，由垂直的東西支撐。所有的燕子飛起來都很快

速，閃閃發光；其中有很多是高度群居的鳥類，居住於燕子鎮或「大雜院」中，像短喙燕；牠們全都靠吃昆蟲爲生，就我所知，不靠其他食物爲生。

但是，一隻鳥的名字只不過是打開知識之門而已；它並不是知識本身，而研究的快樂在於使自己成爲一名福爾摩斯，專心於研究對象在生活中所呈現的每種跡象與細節。

六月二十五日

我從來都不認為；有什麼地方會有太多的燕子。我看著穀倉燕子那輕盈、自由、不朽的自在模樣，側著翅膀，在安靜的天空中追逐昆蟲，甚至現在也無法相信所看到的情景。但是，有一次我在聖瑪格麗特島——位於坎內海岸外——度過一天，島上擠滿了燕子，沒有一刻的安寧。

那兒有兩座島；在海中較深處以及較小的那一座，完全沉寂無聲，自從第四世紀以來就聳立著一座寺院。但在面對陸地的那一座島上，陸地的微風吹著，帶來的不是海、松樹與桃金娘的氣味，而是土裡的東西的灰塵味。這兒沒有聳立著象徵貞潔與安靜思想的房子，而是聳立著一座監獄，窗戶裝置了三重鐵條，而發出抱怨聲的燕子就盤旋飛過這些鐵窗，讓人感到頭昏目眩。在這兒的庭院中，曾可以聽到鞭子的抽打聲。現在，蜘蛛網懸在鐵條上，草兒長在堅固的古舊牢房四周的圓石之間。燕子永恆地盤旋著，啼叫著；開始進行重要的追逐時，牠們發出的叫聲不是表示喜悅，而是象徵貪婪與憤怒。不

久，牠們會在失望中飛回來，像是灰塵與紙張所形成的漩渦，飛回到那個地點——當初牠們就懸在那兒的一陣無益大風中。如果我曾是那兒的一名囚犯，像大仲馬筆下的那位「鐵面人」，那麼，傷我內心或破壞我理性的，會是那些燕子。